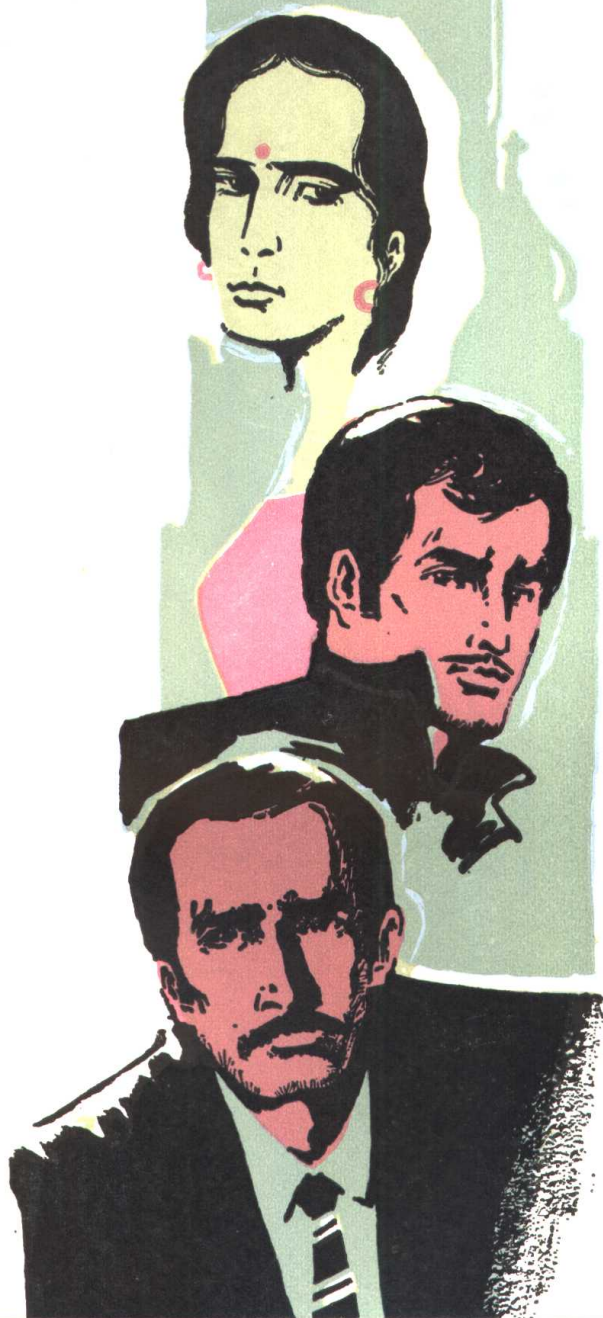


秘密组织——道路社

〔印度〕萨拉特·钱德拉·查特吉著



中国出版公司

秘密组织——道路社

【日本经济新闻社特别企划】



秘密组织——道路社

〔印度〕萨拉特·钱德拉·查特吉 著

刘国楠 刘安武 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秘密组织—道路社

【印度】萨拉特·钱德拉·查特吉 著

刘国楠 刘安武 译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十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开本32 印张11.75 插页2千字253

1985年4月第1版

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3,000册

书号：10313·28

定价：1.80元

译 本 序

几百页印度著名小说家萨拉特·钱德拉·查特吉《秘密组织——道路社》的汉文译稿，整整齐齐地摆在我眼前。时间好象被压缩了起来，我一下子回到了五年前的印度加尔各答。那么多动人的微笑！那么多温暖的双手！那么多的鲜花！那么多的友情！我们下榻的旅馆的大厅里，红色大地毯，五颜六色的鲜花瓣铺得满满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仿佛成了“步步生莲花”的仙女。

在这样一个极端神奇美妙的环境中，总有一个人在忙碌着，在奔走着，他就是西孟加拉邦负责招待中国代表团的玛尼克·慕克吉先生。我最初只是认为他是一个热情友好、干练机敏的印度朋友。但在临别时，他送给了我一部装璜精美的《萨拉特金书》，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孟加拉文学研究专家。

离开印度以后，我们就不断通信。他希望中国多多介绍萨拉特的长篇小说。我请他推荐一部，他推荐的就是这部《秘密组织——道路社》。他还亲自寄来了孟加拉文原本和印地文译本。

现在这一部书已经翻译完毕，对本书比较详尽的介绍刘

安武同志已经做过了，再来写什么序言，似乎就成了画蛇添足，更严重一点说，就是佛头着粪。

那么，我为什么终于还是答应写这样一篇序言呢？原因也并不复杂。首先我想在雪地上留下一点鸿爪。在翻译这一部书中，我起了一个“牵线人”的作用。但我牵的不是个人的线，而是中印友好的线。我几次访问印度，时间不同，中印两国的关系冷热也不同，这种情况在国与国之间是难以避免的，值不得大惊小怪。但是印度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，不管是在“冷”的时候，还是在“热”的时候，都始终不变。有多少热烈场面让我终生难忘；有多么动人的情景让我刻骨铭心。我每一次回忆起来，都不免兴奋、感叹。我觉得这样的友谊才真算得上是牢不可破的。中间有那么一点小的波折，但丝毫也没有遮挡住两国人民的眼睛，蒙蔽住两国人民的心。中国古人有两句诗：“严霜烈日都经过，次第春风到草庐”，可以成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眼前关系的写照。

不管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已经有了多么长久的历史，也不管我们的友情已经达到多么火热的程度，这友谊注定还是要发展下去的，如果把这友谊比做一朵绚丽的鲜花的话，这朵鲜花也需要有人浇灌。这浇灌的任务中印两方面都要承担：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。一个人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，我自己的更是微末不足道。但把这些力量汇合起来却能够有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力量。

现在中印两方面都有人在努力保持并且发展中印人民的传统友谊了，玛尼克·慕克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我没有同他谈过这个问题，他在加尔各答曾多次对我说，要同我真长谈一次。但他当时实在太忙。一直到我离开印度，也没

有找出时间，临别时他只是对我凄然一笑，表现出无限惋惜之情。他之所以热心推荐萨拉特的长篇小说《秘密组织——道路社》，难道不是想弥补那一次永不能成为现实的长谈吗？

我个人认为，他推荐此书比同我个人长谈要更有意义。长谈只限于二人，推荐涉及的面却更为广大，它涉及到千千万万爱好印度文学的中国人，因而意义也就大到不可估量。玛尼克·慕克吉先生通过此书的推荐，确实为中印人民的友谊大厦增添了新的砖瓦。我这一个牵线人也可以说是为这一座大厦做了一点事情吧。

我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，写了这样一篇序言。这看来有点离题，但实际上却是紧紧地扣住了本题。如果有人认为是画蛇添足的话，我看，这一只足是非添不行的。

季羨林

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



阿布尔沃和朋友们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争论：朋友们说：“老兄，你哥哥什么都不信，可你呢，没有不听不信的。”

阿布尔沃说：“怎么没有？比如我就不信我哥哥的那一套，也不听你们的劝告。”

这时，朋友们总是翻出过去的笑话来，说：“你在学院读了理科，得了理科学士，可是，头上照样还留着一根辫子^①！是不是想用它往脑子里通电？”

阿布尔沃回答说：“理科教科书上没有反对留辫子，所以我也不认为留辫子是非法的。至于通电嘛，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。如果不信，你们可以去问问理科的人。”

朋友们听了他的话都很不高兴，说：“跟你多说，真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”

阿布尔沃笑着说：“你们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，不过你们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”

① 按照印度教传统，出身婆罗门种姓的男子，头上要留一根辫子，脖子上要戴一条圣线。另外，不吃荤，不饮酒，不在饭馆吃饭，不吃非婆罗门种姓的人做的饮食。

实际上，当阿布尔沃的大哥和二哥在当副县长的父亲的言行鼓励下，经常公开吃鸡，下饭馆，浴后忘记佩戴圣线，甚至津津乐道地谈论熨过的衣服如何如何好的时候，阿布尔沃还不懂得什么叫圣线呢。尽管阿布尔沃年龄最小，可是他对母亲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暗地流泪，却早有察觉。母亲平时什么都不说，因为她知道，说了，不但儿子们不听，还会白白跟丈夫闹矛盾。一闹矛盾，丈夫就会毫不留情地影射丈人家从事的祭司职业，说：“儿子们如果不学舅舅而学父亲，那叫我有啥办法！我不认为不留辫子而戴礼帽，就该把脑袋砍下来。”

因此，迦鲁纳莫伊对儿子的事，完全保持沉默，只是暗中不折不扣地遵奉自己的习惯和信仰。后来丈夫死了，她成了寡妇。虽然住在家里，可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完全和家庭分离了。她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，在凉台上围了一小块地方，亲自做饭，连儿媳妇做的饭她都不吃。她就是这样过着自己的日子。

阿布尔沃头上留着一根辫子，在学院读书，年年领取奖学金，获得奖章，顺利通过考试；在家里，积极参加每月两次的斋戒、沐浴、晚祷等宗教活动。他一方面喜欢踢足球、打曲棍球和板羽球，另一方面每天早晨又跟妈妈到恒河去沐浴，从来没有感到时间不够用。嫂子们认为他这样做太过分，讥笑说：“小兄弟，你已经毕业了，看你虔诚的样子，现在应该穿一条三角裤，拿个钵，出家去当和尚了。你孝敬母亲的品行早超过一个婆罗门寡妇了。”

阿布尔沃笑着回答说：“这算什么超不超过呢，嫂子？妈妈没有女儿，年纪也大了，又不吃你们做的饭，我按她的

习惯做，一旦她手脚不能动了，我至少还可以给她做饭吃。至于你所说的三角裤和钵，那是不会跑的，现在我在你们家里生活，将来总有一天，我还得依靠三角裤和钵过日子呀。”

大嫂子丧气地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，兄弟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命嘛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阿布尔沃说完就走了。他来到妈妈面前，说：“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虽说哥哥们什么都不忌讳，可是嫂子们谁也不吃鸡，不下馆子。难道你想永远自己做饭吃？”

母亲说：“做顿饭对我有什么不好？孩子，到我将来完全不能动的时候，你的媳妇也该来了。”

阿布尔沃说：“那现在为什么不快点给我娶一个婆罗门家的姑娘，让她侍候你呢，妈？虽然我还没有能力养她，可看到你这样受罪，我心里就想，养不活也得娶，可以先靠哥哥的钱维持一下。”

做母亲的自豪感使妈妈的眼里闪出了激动的泪花。她说：“可别这么说，孩子！怎么能说你连养一个媳妇的本领都没有呢？只要你愿意，你是有本事养活全家人的。”

“妈，你总是这么说。你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你的儿子更强的人？”说完，他竭力克制住翻滚的眼泪，急忙走开了。

尽管阿布尔沃一再说他养不活一个妻子，可有女儿的父亲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。他们不分场合，拼命向阿布尔沃的大哥威洛德围攻，使威洛德不得安宁。威洛德对妈妈说：“妈，要是谁家有吃斋敬神的贤惠姑娘，干脆给阿布尔

沃娶一个得了，免得这些人天天来纠缠，要不，他们会把我折腾得无法在家里呆下去。我是老大，外人都认为我就是一家之主。”

伽鲁纳莫伊听了儿子这番生硬的话，心里非常不高兴，但表面上仍然镇静自若。她温和而又坚定地说：“人们并没有想错，孩子，你爸爸不在世，你当然是一家之主。不过，关于阿布尔沃的亲事，眼下你还不要答应谁。这门亲事，我要亲自料理。我不在乎容貌长相，也不在乎土地钱财。”

“好吧，妈，那你就亲自定吧。可是，要定，请您快点定，不要象挂个红红的大苹果，叫人家看得见够不着。”威洛德说完气呼呼地走了。

伽鲁纳莫伊的心里早有了打算。几天来，她一直在河边沐浴的地方，注意一个相貌不凡的姑娘。那姑娘经常同她妈妈一道来恒河沐浴。伽鲁纳莫伊暗地里已经打听到母女俩和自己是一个种姓。而且姑娘每次沐浴之后，总要敬湿婆神^①。伽鲁纳莫伊偷偷地观察，没有发现那姑娘有什么做得不合礼仪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方面的情况，她还得继续打听，她也正在这样做。她想，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，就在这年四月给孩子完婚。

正当她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一天，阿布尔沃对她说：

“妈，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。”

母亲高兴地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刚刚毕业，谁就给你工作了？”

阿布尔沃笑着说：“需要人的人给的呗。”接着他把全

^① 印度三大神之一。他既是毁灭神，又是创造神。



部经过对妈妈讲了一遍：“是院长给安排的工作。宝塔公司在缅甸的仰光新开设了一个分公司，需要派一名品学兼优、聪明能干的孟加拉青年去负责那里的工作。每月除房租外，还给四百卢比的工资。只要苦心经营，公司不倒闭，半年后，每月工资还要增加二百卢比。”说完他笑了。

但是一听到缅甸这个名字，妈妈的脸马上阴沉下来，败兴地说：“你发疯了，阿布尔沃，谁到那样的国家去！我能让你到那种不讲种姓、不讲出身、不讲礼仪的地方去吗？我不需要这份钱。”

阿布尔沃怕母亲一反对，事情告吹，便说：“妈，你不需要这份钱，我需要这份钱呀。平时，我听你的话，讨饭过日子都可以，可是这次的机会千载难逢，错过了，一辈子再也碰不到了。具有你儿子这样的能力和学识的人，在今天的城市里多的是，你儿子不去，宝塔公司的工作不会受影响。院长已经替我答应下来了，我不去，会伤他的面子，再说家里的境况你也不是不知道。”

妈妈说：“不过，我听说那个国家很不圣洁。”

阿布尔沃说：“别人说的言过其实，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圣洁。再说，谁要不想圣洁，即使呆在我们这里，也不见得有人能奈何他。”

妈妈停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可是我已经定在今年四月给你完婚呀！”

阿布尔沃说：“你已经定了？那不得事，往后推迟一两个月不就行了吗？那时我随叫随到。”

虽说伽鲁纳莫伊是老眼光，但是她非常有头脑。她默默地想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慢慢地说：“既然你一定要去，那我



还有什么办法，不过希望你问问你哥哥的意见。”

在谈小儿子去缅甸的事情时，大儿子和二儿子过去和现在带给伽鲁纳莫伊心灵深处的愤懑，顿时涌上心头，但是她没有流露出来。她娘家是高古尔迪喀地方有名的邦多帕泰家族，她继承了家族的传统，非常遵守教规，非常虔诚。从小在她心灵深处扎下根的一套旧礼教，后来全被丈夫和儿子破坏和摒弃了。她只是抱着对阿布尔沃的一线希望才忍受着一切，生活在这个家庭里。今天，连阿布尔沃也要远离她，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。想到这些，她心里感到无限恐惧和忧虑，但是口头上只是说：“阿布尔沃，你不要在我有生之年，再给我增添痛苦。”说完她用衣边擦了擦眼泪。

阿布尔沃的眼里也泪水汪汪，回答说：“妈，今天你还健在，可总有一天，天上会派人来请你的，那时你总得丢下你的阿布尔沃，独自离去吧。不过即使你当过我一天的妈妈，我也永远不会让你在天上，为你这个儿子掉一滴眼泪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”说完他很快走开了。

那天傍晚，伽鲁纳莫伊做晚祷告和数念珠的时候，思想总是不能集中，她心里又激动又难过，两眼不断地流泪。她拿不定主意，到底该怎么办。最后她来到大儿子的房门外，默默地站在那里。威洛德从机关下班回来后，吃了茶点，换上晚装，正准备去俱乐部，忽然发现他妈妈站在门外，大吃一惊。他思想上没有准备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伽鲁纳莫伊说：“我来问你一件事，孩子！”

“什么事，妈？”

伽鲁纳莫伊虽然擦干了眼泪，可是她刚哭过的嗓子却瞒不过人，她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儿子，最后还

谈到了阿布尔沃每月的工资。她不高兴地说：“我在想，要不要让他到那里去挣这几个钱。”威洛德一听就急了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妈，我们都承认，象你的阿布尔沃这样的儿子，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。但是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就得承认：半年之后由四百卢比增加到六百卢比的工资，比你的儿子要有用得得多。”

妈妈失望地说：“可是，我听说缅甸是个很不圣洁的国家。”

威洛德说：“妈，世上如果只有你听到和知道的事才是正确的，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”

妈妈听完儿子的最后一句话，难过地说：“孩子，既然从你们懂事起到现在，我连这个道理还没有弄清楚，那么如今我已是风烛残年了，你就不要再给我上这种课了。今天我来你这里，不是想知道阿布尔沃值几个钱，而是想知道，让他走这么远合适不合适。”

威洛德赶快弯下腰，用右手触摸了妈妈的脚，说：“妈，我说这话不是要叫你老人家难过。我们和父亲合得来，这是事实。卢比这东西在世界上是珍贵的，而且是必不可少的，这也是我们从他那儿学来的。但是我并没有劝你去贪图这点钱财。你的威洛德虽然穿的是洋服，戴的是礼帽，可他那颗心今天还没有洋化到因为害怕供养弟弟而不加任何思考，甘愿把亲弟弟打发走。不过，照我看，妈妈，你还是让他去吧。看看国内目前这种风气，我认为如果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做事，对他肯定会有好处。我们大家也许还可以避免一些麻烦。妈妈，闹国货运动时候的事你是知道的，当时，他还乳臭未干呢！为他的事，爸爸差点没丢了官。”

迦鲁纳莫伊恐惧地说：“不，不，他现在不会再干那种蠢事了。那时他还小，不懂事，只是因为他参加了那个党，才……”

威洛德摇了摇头，笑笑说：“你说他现在不会再干那种蠢事了，你说的也可能对。不过，妈妈，一个国家，常常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物，你的小儿子就属于这种人物。国家的泥土就是他们身上的肉，国家的水，就是他们血管里的血，他们不但想把国家的水土，而且想把国家所有的山川、林木、日月、河流都化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也许就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，远在圆满时代^①就发明了‘祖国’这个词。在有关国家的事情上，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们，不然，你就要受骗上当。你瞧，他们的生和死只差这么一丁点儿。”他用拇指指尖卡着食指尖，比给妈妈看。接着又说：

“在这种事情上，你倒更应该把你这个不圣洁的威洛德当作自己的亲人，他比起你那位头上留辮子、天天念《薄伽梵歌》^②，又在理科毕业的阿布尔沃来，要可靠得多！”

要说妈妈听了儿子的话就全信了，那倒并不尽然，不过，她确实曾经为这些事情担惊受怕，惶惶不安过。因此，她现在心里又有些犯愁了。她知道，国家的西部天空又要出现阴霾。上次出事的时候，阿布尔沃的父亲还活着，可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① 印度教把从古至今分成四个时代：圆满时代，三分时代，二分时代，争斗时代。最好的时代是圆满时代，现在是最差的争斗时代，这个时代毁灭后又重新出现圆满时代，如此周而复始，永不停息。

② 《薄伽梵歌》本是大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中黑天对阿周那的一番说教，后来成了印度教的经典。

威洛德看了看妈妈脸上的表情，明白妈妈心里在想什么。但是他急着要出去，于是说道：“好吧，妈，他又不是明天就走，这些事，回头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再定吧。”说完，他就急急忙忙走了。

二

在船上的几天，阿布尔沃全靠吃炒米面、甜食和喝椰子水来保持他的婆罗门纯洁性。他几乎憋得半死，好不容易才到了仰光的码头。新开张的宝塔公司的两个看门人和一个马德拉斯职员，站在码头迎接新来的经理。他们迫不及待地告诉他，公司已经给他租好一所房子，房租每月三十卢比，由公司支付，房子已经布置好了。

二月快过了，天气渐渐热起来了。阿布尔沃心里很满意，他想，经过海上几天要命的折磨，现在可以单独住在一所房子里，躺在一张整洁的床上，舒舒服服地休息了。来的时候，他随身带了一名婆罗门厨师，这个厨师长期在哈尔达尔^①家做饭，他那种完美无缺的严谨行为，已经受过迦鲁纳莫伊的检验。因此，尽管他跟阿布尔沃一起来缅甸，对家里来说很不方便，但迦鲁纳莫伊还是叫阿布尔沃把他带来了。迦鲁纳莫伊不但没有忘记给阿布尔沃派个厨师，而且连做饭用的东西，如大米、豆子、酥油、菜油、调料、土豆、蔬菜，也没有忘记叫他带上。一个希望象闪电一样掠过他的心头：吃热饭热菜，会很快去掉嘴里那种干涩的味道。公司的

^① 哈尔达尔是阿布尔沃的族名。

职员给阿布尔沃雇好车以后，便告辞回家了，只有看门人扛着行李什物，陪着他一起走。阿布尔沃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之后，现在坐在飞驰在陆地上的车子里，感到很惬意。过了十分钟左右，汽车便到了他的新居，在门前停下来。看门人大声喊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叫来了十一、二个印度苦力。在往楼上搬行李的时候，阿布尔沃看了看这座每月三十卢比租金的房子，愣住了：房子既不漂亮，也不协调，没有外间，也没有内室。所谓院子，不过是一条通路而已，没有一点空地方。狭窄的木板楼梯，从下面直通到三层楼上，又陡又暗；而且不是某一家专有，至少是六家住户共用。如果上下楼时不小心滑倒，那么先是跌到坚硬的石板路上，然后是住进医院，至于第三种情况，还是不想为妙。要学会走这种木板楼梯，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。阿布尔沃新来乍到，所以他迈步十分小心，紧紧跟在看门人的后面往上爬。看门人上到二楼，打开了右边的一扇房门，说道：“先生，这就是您的房间。”

阿布尔沃指着左边一扇紧闭的房门问道：“这里住的是谁？”

看门人说：“听说住的是一个华人。”

阿布尔沃问上面房间住的是谁，看门人回答说：“我看见是一个黑黑的先生，好象是马德拉斯人。”

阿布尔沃没有再说什么。当他知道在楼上和隔壁住着两家邻居时，失望地叹了一口气。进到房间以后，他的心情更不好了。大小一共三个房间，全是木板墙；一间里安了水管，还有洗澡间和厨房所必需的设备；中间一间靠近楼梯，说得好听一点，可以叫会客室；最后一间面向大街，算是卧室。

